

东瓯书院:专注学习,放眼世界

台传媒记者林立文 章增宏/摄



探访台州書院文存



扫一扫 看潮APP

汉朝时,远在东南一隅的浙江南部,越王勾践的后裔建立了一个小小的“东瓯国”。这个小国存在的时间很短,仅仅54年就在和闽越人的战争中消亡。但“东瓯”却成了一个内蕴丰厚的名字。古人的诗词中一旦提到“东瓯”,大多都是一种对历史的遐想,对文化的赞叹。

“东瓯书院”之名是清同治九年(1870)时台州知府刘焘所取。在台州广建书院的刘知府,用“东瓯”来冠名这间位于葭沚东山头村的书院,是带着敬意和期许的。

而这所书院,因为一位当过清朝外交官的校长,有了放眼全球的胸襟和理念。

最初,这里是一间私塾。清咸丰八年(1858),东山乡绅何锡庚、周作新两人想要给家乡办件实事——盖一所私塾。他们每人出钱120贯以及田租百石。有他们做表率,远近乡民都尽己所能捐出一份钱,买下东山头村东南隅的周氏旧宅楼房九间作为校舍。乡贤何锡庚又捐出田租百石,作为东山私塾师生的教学津贴或补助。

请哪位老师来这个无名的新私塾上课,这是件大事,也挺难。

议论中,人们谈到了洪兆桥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年轻人,他4岁启蒙,6岁学诗,咸丰元年(1851)在童子试中荣获第二名,成为县里的庠生后,参加府考、院考,都是第一名,成了秀才,17岁时就已经在兆桥设馆授徒了。

大家一致同意,邀请这位了不起的年轻秀才来担任讲师。这位“小先生”,名叫王咏霓。

同治元年(1862)春,王咏霓将私塾定名为东山书院,全书院的学生,只有10余人。经过八年的讲学,东山书院逐渐吸引了周围的读书人陆续入学,影响力也随之变大。

年轻的王先生边教书边考试,功力与日俱增。同治九年(1870)秋,他在庚午科浙江乡试中名列前茅,由于他在文章中的观点过于犀利,未进正榜,被列入备取,成了副榜贡生。所谓副榜贡生,也就是候补举人,从此大家都要毕恭毕敬地叫王咏霓一声“王举人”。成为“举人”之后,王咏霓声名鹊起,被温岭的大学城——宗文书院(温岭中学前身)请去做了山长。

而就在他中了副榜贡生的这一年,大兴文教的台州知府刘焘将东山书院改名为“东瓯书院”。一来是为了避免和海门东文昌阁的东山书院同名;二来,刘知府是从宋代大儒朱熹《谒二徐先生墓》中“道学传千古,东瓯说二徐”一句取的“东瓯”一词。徐中行、徐庭筠父子是宋时台州儒学名士,刘知府用“东瓯”来命名书院,可见他对这里寄予的厚望。

从此之后东瓯书院不再是私学,而是成为了与临海三台书院、温岭宗文书院一样直属于台州府管辖的官办书院,书院日常开支经费均由官府拨给,生员录取及平日考核之权均操在地方官手中。

同治十年(1871)秋,改了新名的东瓯书院再次邀请王咏霓担任山长,王咏霓遂辞去宗文书院山长职务,回到这里。

倏忽之间,又是九年。九年间王咏霓继续发力,终于在光绪六年(1880)进士及第,成了刑部主事,签分河南司行走。去远方做官,让他第一次远离了家乡。他带着满腔的抱负远走,力求建功立业。

他无法预料,后来竟然走得那么远,以一个清朝官员的身份,踏上了欧洲的土地。他更不会想到,开眼看全球,看过那么多日新月异的变化之后,他还会回到东瓯书院,用一个老人的疲惫和一个国人的不甘,书写他的心事。

“余曩过泰西诸国,见夫自元子以至庶人士女,莫不就学,规画纤悉,重译可详,未尝不叹……中土人士浮慕袭译,剿其枝节,务为格致之美名,反谓吾学读书穷理,迂远而不适于用。”

这段话是王咏霓50岁时写在《东瓯书院碑记》里的一句话,石碑伫立在今日的椒江区葭沚街道东山中心小学内东瓯书院前。原碑无存,现碑是2016年仿制。

这篇碑文写于光绪十五年(1889),王咏霓因为母丧回乡守孝三年,同时第三次成为东瓯书院山长。看过世界之后,他反思了中外之间的教育差距,既感叹“国外全民上学,学的都是实用的科技、军事之学”,又自豪“我们自己的格物致知和修齐治平之学,是用孝悌之心打下人性基础的好学问,是正确的价值观”。

王咏霓出生于鸦片战争前一年,成长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国内战争时期。这也让他从小就极具忧患意识。他步入官场后,洋务运动兴起,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以自强求富,成为当时的进步潮流。

光绪十年(1884),王咏霓受到开明官员许景澄的赏识,以参赞之职和许景澄一起担任公

使,接连出访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诸国。在外三年,后取道英、美、日回国。

这三年,让王咏霓看到了鸦片战争为什么清廷必输的原因,也让他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书院教出了那么多能写好文章的读书人,却培养不出几个能振兴国家的官员。

王咏霓那颗聪敏的大脑,让他迅速从传统文化人转型成为了“战略家”和“当代军事家”。他和许景澄一起为北洋水师采购德国铁甲战舰,同时对19个国家的海军情况进行研究,协助许景澄编辑《外国师船图表》一书。他们在书中向清廷强调,“一艘新型战舰的威力胜过十五艘老式兵船”,建议清政府及早在大连口、胶州湾建立海军基地。

三年周游世界,每过一地,王咏霓都留心该国的政治制度及风俗习惯,写成了《道西斋日记》二卷。《道西斋日记》最特别之处在于,王咏霓能将迥异中文的西洋地名、物名一一入诗,熨帖自然,朗朗上口,毫不做作。这本著作也让他名声大涨。

王咏霓结束出访回国时,支持新政的名臣张之洞用一副对联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兆桥风采惊欧北,函雅文章出西。”

前两次担任山长时,他还只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中式知识分子,第三次归来东瓯书院,他已是一个见过天地也见过众生的大人物。看着满屋子孩子们那敬畏的眼神,王咏霓从中也看到了他们对未来的期待以及惶恐。王咏霓相信这些孩子就是中华之希望,他感到任重道远。

他为书院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推行新学,重视仁德教化、贴近实用。除了他以外,东瓯书院的其他先生,在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的时期,都非常注意“实用之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任东瓯书院和路桥文达书院国文总教的杨晨,和王咏霓一样自幼有神童之誉,15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光绪三年(1877)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协修。虽然是科举制度下选拔出的人才,但杨晨早早意识到新学问、实业的重要性。他创办了越东公司,集资购永宁轮,首航台甬线,后兼航台温线。

周润泉,幼时就就读于东山书院,光绪十九年(1893)中癸巳恩科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开始掌教东瓯书院,连续教了八年。周润泉手不释卷,尤爱浏览报纸。熟知时势的他在主持东瓯书院讲席期间,除教授经书、制艺外,还兼教时务(国家大事)和九章算术,开教育务实风气之先。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东瓯书院和其它书院一样开始了改制。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瓯书院改名为东瓯两等小学堂。民国九年(1920),改名为东山小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东山女子小学并入东山小学,开男女同校新风。

经历了民国的乱世,进入新中国,东山小学一路演变,成为了如今的椒江区葭沚街道东山中心小学。

航拍俯瞰,孩子们全新的教学楼围绕着古色古香的东瓯书院遗址,横跨数百年时间,读书郎们的故事仍在一脉相传。

椒江历史上有八大书院,其中葭沚就有三个(东瓯书院、栅浦书院和椒江书院)。作为目前唯一旧址留存下来的东瓯书院,受到了葭沚街道和学校的高度重视,陆续被评为台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台州市社科基地和椒江区新乡贤基地。

当我们聊到“传承”时,东山中心小学的滕文斌校长将记者带到一面展示墙前。“这是我们的校徽,以书院台门、屋檐翘角、立柱、月洞门、书籍为设计元素,上面还有1858,这是东瓯书院还叫东山书院时的年份。你看,这些书院台门、屋檐翘角、立柱就像一个路标,寓意着孩子们的人生道路,各有选择,不分高下。”

滕校长认为,对王咏霓等先贤校长、老师们最好的纪念,就是延续他们当年颇为现代的教育观念,讲究因材施教,注意实学,同时保证学生们拥有个性。



留存于椒江区东山中心小学内的东瓯书院旧址。

见微知著

东瓯书院是椒江至今保留遗存较为可观的一所旧式书院,不过,在各种传统方志中,却几乎看不到它的名字。

民国《台州府志·学校》所载与椒江区有关的书院仅椒江书院一所,称“在家子(即葭沚)镇,同治间成同知邦干创建”。此外,还载有小学五所,即海门的印山小学、慈幼院小学、海门女子小学和葭沚的养性女小学、尚德小学。民国《临海县志》记载比《台州府志》“书院”条目多了三条,除椒江书院外,还有东山书院、印山书院以及金鳌书院。后来项士元先生编《海门镇志稿》,于书院亦未有增加。直至近今所编纂出版的《台州市椒江区志》才将书院的条目增加到六个,依次为金鳌书院、东瓯书院、印山书院、祀贤书院、东山书院、椒江书院。

内中对东瓯书院作了三百余字的介绍,从林立的文章来看,有关东瓯书院的沿革、特色都已反映得极为详尽,从中可知,当地的徐礼邦、滕文斌先生对东瓯书院的材料挖掘,费了很大的心力。

王咏霓和杨晨都是著名学者,在东瓯书院的人才培养上,俱功不可没。

王咏霓的学问,据其自言:“仆少小为文,宗法子固(即曾巩)。既涉于考据之学,多笺疏家言,未尝一意学文,亦未一定其趋向。百衲之琴,昔士所谓。去岁客长安,得接南皮先生(即张之洞)绪论,始识古文一道,自有正轨……仆服膺其言,以为韩(愈)湖苏(轼)海之喻,精确不易。然则文之宗韩、苏,犹百川之趋于海也。”王咏霓另外推崇的二人,就是叶适与方孝孺。“水心深于史,其文肆;正学

深于经,其文醇。具体而微,足继前轨。”

关于王咏霓的生平,民国《台州府志》附于《蔡若济传》中,短短不足百字。《府志》称若济为“同治九年副贡”,但下称王咏霓为“同榜举人”。若这个记载正确,则王咏霓应该是举人,而不是副贡。只是不知此“同榜举人”是不是“副榜举人”之误,恐怕还需找更多的材料加以考证,方能得其事实。

杨晨事迹,民国《台州府志》附于《蔡若济传》下,称其“生平自奉甚俭,淡于荣利,丙申(1896)丁内艰归,遂不复出,勤于撰述,手不释卷,尤留心台州掌故。刊有《台州访书约》,著有《定兴县志》《三国会要》《路桥志略》《崇雅堂文稿》《诗稿》《敦书咫闻》《瀛洲咫闻》《临海异物志》《二



《东瓯书院碑记》

东瓯书院乡贤名人众多,除了王咏霓等先贤校长和清末实业家兼收藏家杨晨,还走出了民国司法精英周筠孚、经济学家周宪文、椒江近现代基础教育奠基人许柏轩等。依托这些名人资源,葭沚街道也积极引领新乡贤传承先贤风骨,捐资助学设立“诚信基金”,研讨交流开设东瓯读书会,传承书院文化,赓续东瓯文脉。

走到东瓯书院台门前,可以看到由台州著名书法家、葭沚乡贤王及所书“东瓯书院”四个字。重修后的台门,跳檐翘角上的装饰,墙面的浮雕,门框上的悬雕,均为灰雕艺人一笔笔精雕细琢而来,精致美观。

现存的东瓯书院旧址占地400多平方米,是以南北为中轴、左右作对称式的晚清时期江南传统的院落式住宅建筑。院舍周围筑有砖墙,中间开台门,台门由青釉石、青砖、青瓦砌筑,上有精美的人物、花卉灰雕图案和翘脊、垂脊,台门内是石板砌的甬道,通向书院主体建筑“文昌阁”大厅。

“文昌阁”是晚清特色的阁楼式歇山顶建筑,二层楼穿廊和东、西厢房,主建筑木结构,大厅、楼阁两层、三间,东西厢房为一层建筑有十余间。二楼的厢房里,学校陈列了乡贤捐赠的王咏霓的书法、著作仿制品,一楼为阅览室、会议室。

学校对东瓯书院不只是保护,同时也做出了当代的解读和运用。

“为了传承书院的精神,我们结合书院的古建特点和现下教育的热点课程、教学和评价,提炼出了‘培养基石之厚、榫卯之合、斗拱之美、栋梁之责的东瓯学子’的育人目标,并由此开发出了‘我(我们)的未来书院’课程群,比如基石课程就是我们的必修课,包含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这是学校开展教学的重中之重;榫卯课程是选修课,通过德育主题活动等,培养孩子的公民素养和和合精神;斗拱课程就是通过体育、美术、艺术、科技等学科,培养孩子共美精神和工匠精神;栋梁课程就是通过了解家乡民俗文化、企业经济,启发未来的职业规划等,培养孩子的社会担当和理想信念。”滕校长介绍,“为了纪念和学习王咏霓的立人求学之风,我们还开发了‘宽成长’教育评价平台,让家长、教师、同学通过评价平台帮助学生自由成长,促进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更好地发展,也培养了孩子的独立民主意识。”

行走之间,可见校园的绿化带、陈列窗附近,处处有孩子们的画作,这些画多数围绕东瓯书院的衍生文化话题而作,是“斗拱课程”的成果。孩子们的画生动自然,有一种向阳而生、随心而动的魅力。其中一幅,画的是山茶花,娟秀的字写道:“山茶花下醉初醒,却过西村看夕阳。”

这句陆游的诗,与这个生机勃勃、充满故事的校园,形成了美妙的互动,让人满心欢喜。

参考资料:《书院椒江》(滕文斌、徐礼邦编著)、《道西斋日记》校注(徐礼邦校注)

徐三见



徐祠墓录》,又刻《台州丛书后集》十六种,俱刊行。

东瓯书院从私塾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葭沚街道东山中心小学,并且能够成为台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台州市社科基地和椒江区新乡贤基地,这不但充分体现了当地政府及学校对书院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高度重视,更凸显出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虔敬与发扬的可贵精神,我们理应为之点赞!

